

【心有安处】

三餐四季

□李进

那几日，乳山银滩正浸在连绵的秋雨里。我们走到银龙湾小区附近时，已是傍晚。天光昏暗，雨丝黏黏地沾在衣上、脸上，带来海边特有的咸润气息。路旁的树木被连日雨水洗得湿漉漉的，在薄暮里透着几分清冷与沉静。

我们想寻个地方吃饭，抬头便看见招牌——“三餐四季”。很朴素的四个字，白底红字，静静地悬在渐浓的暮色与雨气里。也不知是这店名本身的意义，还是窗内透出的暖黄灯光与热闹人影，一下子将我们吸引了进去。想尝尝那里的饭菜，更想品品那名号之下，究竟是怎样一番滋味。说来也怪，那一身从雨里带来的微凉与倦意，竟被这平平无奇的几个字，不声不响地熨帖了，温存了。

店面不大，干净敞亮。跑堂的妇人一口爽脆的东北话，像刚出锅的炒豆，噼啪作响，在这秋凉的傍晚，听着格外热络。菜单上涵盖各色菜系，鲁菜的厚味，川菜的泼辣，东北菜的实在，鲅鱼饺子的馋欲竟都涌入脑中，旁边还缀着一行小字“兼营家常便饭”。这“家常便饭”，比那些天花乱坠的菜名更教人觉得亲切。

等着上菜的工夫，我便在心里咀嚼着“三餐四季”这个店名。越想越觉得，这店主怕是个有故事、懂生活的人。这“三餐四季”之名取得是真好。人的一生，浩浩荡荡的数十年光阴，剥开来，里头最核心的，不就是这“三餐四季”吗？三餐，是日子的刻度；四季，是流年的轮回。再大的抱负，再远的征程，最终也要落在一蔬一饭、一朝一夕上。

你看那春日，头一茬的韭菜嫩得能掐出水来，炒一盘鸡蛋，是满口的新绿与鲜甜；夏日里，傍晚坐在院子里，拍一根黄瓜，用蒜泥和醋拌了，那清爽直透到心里去；秋凉了，煨一瓦罐莲藕排骨汤，看着炉火嘟嘟地冒着热气，满屋都是安稳的暖香；到了冬日，窗外风雪呼啸，屋里则是一大锅热腾腾的酸菜白肉，吃得人额头微微冒汗，那份

满足，是任何山珍海味也比不了的。这便是四季在餐桌上的流转，是自然最慷慨的馈赠，也是生活最朴素的仪式。

我的思绪正漫无边际地飘着，菜上来了。一盘锅包肉，炸得金黄酥脆，浇着橙红的芡汁，甜酸气直冲鼻端，是地道的东北风情。又有一盆水煮鱼，红油亮得逼人，上面浮着一层花椒与辣椒，用筷子拨开，夹起一片雪白的鱼片，嫩滑中带着一股子决绝的麻与辣，是川人的烈性。我们便在这甜酸与麻辣之间，找寻着自己的口味。吃着这样实在的饭菜，你会觉得，生活是接地气的，是摸得着、尝得到的。

邻桌是一大家子人，絮絮地说着家常，孩子将饭粒糊了满脸，老人慢悠悠地呷着一杯白酒。这景象，忽然让我想起宋人范成大的诗句：“昼出耘田夜绩麻，村庄儿女各当家。童孙未解供耕织，也傍桑阴学种瓜。”

古往今来，人世间的景象，竟是这样地相通。那在田里劳作、灯下纺麻的，与眼前这奔波生计、抚育儿女的，内里奔流着的，原是同样一股坚韧而温暖的生命之力。他们不求闻达，只在乎这眼前的、具体的生活。一日三餐，便是他们耕耘的收获；一年四季，便是他们生命的田园。

从店里出来，天色已向晚。雨不知何时停了，海上的暮霭是灰蓝色的，混着湿润的雾气，轻轻地笼罩着远处的波涛。来时的微凉与倦意早已消散了，心里是满满的、吃饱后的慵懒与平静。回头再看那“三餐四季”的招牌，霓虹灯光映照在湿漉漉的地面上，它在渐浓的夜色里，亮起了一盏温润的、足以安顿人心的光。

一个好的店名，加上这满满的人间烟火气，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哲学理念。它不提供虚无的远方，只安顿好你的此刻。它告诉你，生活不在别处，就在这有滋有味的三餐，与这有情有义的四季里。而我们今日的专程造访，便是为了亲身走进这幅画卷，成为这温暖哲学的一个注脚。

（作者为山西省作协会员）

【原乡切片】



山海凝香日照茶

□程瑞

童年时随外婆回日照乡下，总爱在清晨追着晨雾跑。茶园就在离海不远的坡上，露水沾湿裤脚时，能听见海浪拍岸的轻响，风里裹着新抽的茶芽香与海水的淡咸。那时不懂茶，只觉得这片被晨光最先照亮的土地，连呼吸都带着让人安心的温润。却没料到，多年后在城市的茶席上与日照绿茶重逢，竟让当年萦绕鼻尖的山海气息，化作了唇齿间久久不散的回甘。

成年后穿梭于都市楼宇，身心疲惫时总渴望一方清净。茶友相邀山间茶席，初见日照绿茶，便被其墨绿隐毫的条索吸引，仿佛凝聚了齐鲁大地的晨露精华。沸水注入的瞬间，栗香随水雾弥漫，恍惚间想起朱熹“为有源头活水来”的箴言，这茶的清鲜，莫不是得了山海的真传？初啜一口，茶汤鲜爽如晨光，却又带着板栗的醇厚，在舌尖流转时，竟似走过了海岸梯田的起伏与开阔。那一刻，尘世的烦扰悄然消散，只觉得这一盏茶里，藏着山海的呼吸，让人忍不住探寻它的渊源。

后来在日照茶山得遇一位老茶农，他说绿茶长在“山海相拥的梯田”里。那些扎根于砂壤的茶树，

沐海雾而生，经霜雪而长，根系在昼夜温差中汲取养分，与松涛、海浪共生，连晨露都化作天然的滋养。“别看它娇绿，经了北方的风霜，才更有筋骨。”老人指着云雾缭绕的茶园，梯田间茶树整齐排列，竟似与山海浑然一体。忽然想起陆游“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”的豁然，这日照绿茶在北纬35°的海岸扎根，在“南茶北引”的艰辛中生长，不正是带着这份坚韧的品格吗？

要说日照绿茶的韵味，最妙是“栗香凝露，汤色含光”八字。所谓“栗香”，是茶汤入口时的醇厚，如秋日栗实饱满温润，带着山林的清芳；“汤色”则是杯中荡漾的黄绿，如初晨光晕落海，明亮剔透，却又不事张扬，恰是山海交融的本色呈现。

袁枚曾言品茶要“徐徐咀嚼而体贴之”，此等妙境在日照绿茶中尤为显著。记得某年暮春，独坐茶室，看茶叶在杯中舒展如轻舟泛波，趁热饮下，暖意从胸腹蔓延，而回甘处的清甜，又似山泉滴露，让人不禁自问：这究竟是茶，还是山海酿就的佳品？

日照绿茶的魅力，更在其工艺匠心。师傅说，从采摘到成茶，要历经摊晾、杀青、揉捻、搓团提毫、烘干等多道工序，尤其是手工揉捻，

力道的轻重全凭手感，“三分靠技巧，七分靠心沉。”看着师傅在竹匾前翻动茶叶的专注身影，猛然感悟好茶不仅需山海馈赠，更离不开匠人的坚守。那些在晨露中采摘的指尖，在炒茶锅前挥洒的汗水，让茶叶褪去青涩，凝聚成鲜爽的滋味，正如人生历经磨砺方得通透，日照绿茶的“清贵之气”，或许正源于这山海与人心的双重滋养。

如今与友人相聚，常少不了泡上一壶日照绿茶。看条索在杯中舒展如绿芽破土，茶汤入口，便知何谓“一盏山海味悠长”。有人爱热饮时的栗香浓烈，感受那份北方茶的醇厚；也有人喜冷后汤的甘冽清甜，品味那份返璞归真的鲜爽。正如人生境遇，各有风味。日照绿茶的包容，便在这冷热皆宜中尽显。或许这茶，正是日照送给世人的礼物，让我们在品味中，懂得感恩自然、敬重匠心，学会在岁月流转中保持一份清新与坚韧。

日照绿茶，生于山海之间，却成了人间清欢。它的品格是鲜爽与醇厚的交织，是自然与人文的共生。喝过这杯茶，便懂得：真正的好茶，从来不是孤芳自赏，而是带着山海的灵韵，走进寻常生活，成为温暖岁月的陪伴。

【共享记忆】

□鲍安顺

那芦苇荡极美，在洲头和圩堤外的滩地上，长成了大片奇异的风景。

太阳西沉，芦苇丛生的画面宁静悠然。静，是一种动态中的静，比南方的甘蔗林多了点滋润的秀气，比北方的青纱帐少了些放荡不羁的粗犷。密密的芦苇丛中，太阳折射的缕缕透光，从芦苇的缝隙里闪烁，曼妙如纱，显示出风韵美。我想，我是在江水中泡大的孩子，那种走进芦苇荡的欣喜，犹如身心穿行在时光的隧道里，柔和而简约，悠然而淳美。

每年十月，江畔秋色迷人，那是大片雪白的芦花在风中摇曳，一束束风起云涌的灿烂微笑，像一颗颗高贵的头颅在我眼前晃动。有人说芦花的气质高雅不凡，它是深秋水边的“荻香芬芳”，灿烂挺立的身姿迎风而歌，沉勇稳健的气度繁花盛开。

其实芦花未开之前称“荻花”，是红色或紫色的花蕾，而开放的芦花变成了灰色渐渐成了银白色，也

芦苇风景

就叫“苇花”了。有一位朋友去过一个生长胡杨、红柳和芦花的沙丘群，他说红色荻花的季节，逆光透射下诱人的风景妙不可言，可以看见牛羊悠闲地走在大片红色的天地间，那是多么生动有趣的自然之美呀！为此他写了一篇《红荻花》散文。

我常在梦里，或者闭上眼的时候，想象着毛茸茸的苇花，远看是雪白的海洋，而近看，那颜色却有不同，有淡如烟的奶白色，有青若灰的淡青色，还有洁似玉的棉絮白。微风吹来，细碎芦苇花的身影，婆娑起舞，层霜似的灿烂中，素洁飘逸，高雅不凡，像拒绝媚俗的谦谦君子，柔顺中隐含傲骨，韧性中醉倒了秋风。

茂盛的芦苇，也生长在山地的低洼之处，只要有一片湿地，它就有点儿饥不择食，生长起来的景色一点也不逊色，风姿招展中的神采，是轻盈的，像所有芦花一样开着，或红，或白，或灰黄，也是极致之美。那是风景的悠然，也是生命的坦然。

我曾经在一处山区偏僻的林

场，欣赏到林场西边一大片芦苇，一人多高的山地芦苇，让我惊讶，也让我在萧萧秋风中瞠目结舌，那茸茸芦花，随风轻扬，银灰色的穗，柔韧地舒展着，汇成了一望无际、挺立梢头的灿烂景象，仿佛恢宏画卷，让人怦然心动。我干脆走进芦苇荡里，舒坦地躺在一片倒伏的芦苇上面，透过天光云影，感受到了夕阳的丽影，那是恍惚起舞的梦，让我沉醉在平静之中。

芦苇，无论生长在高山，还是在旷野和水湄之间，它柔情似水，坚韧如竹，构成了绚丽风景，不矫揉造作，显示着漂亮素雅的容颜，拨开芦叶浓密的喧哗之声，我置身于恍惚的情境中，倏然获得一点点彻悟，一点点喜悦。

那芦苇荡，在四季呈现出不同景致。春天里，它破土而出的青芽，往上蹿着，煞是喜人；夏天里，它拔节展叶的风韵，郁郁葱葱；在秋天，它抽薹吐穗的风光，风起云涌；还有冬天，它羽化成雪的灿烂，仍不失妩媚气象。

（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）